

人世间

# 立在芦苇上的童年

简爱

二

到了盛夏，大干渠便是最清凉的去处。渠水愈发充盈，清冽中带着草木的清香，掬一捧扑在脸上，立马热意全无。两岸的芦苇已长成了密不透风的青纱帐，秆粗叶宽、翠绿发亮，层层叠叠遮严渠岸。走进苇丛便隔绝了外头的烈阳，风带着水汽穿过叶隙，吹得人浑身舒爽。我常和小伙伴儿在芦苇丛里躲猫猫，踩着落叶与软泥，咯咯笑着、闹着。累了就躺在苇丛深处，看苇叶交错漏下的点点阳光，听渠水潺潺如乐曲。

在这渠水与苇丛间，最人心的，还有那只入夏时停在苇秆上的翠鸟。那翠鸟的模样，实在有意思，身子小小的，不过拳头大，羽毛却美得扎眼，我至今也描绘不出那是一种怎样的蓝、怎样的绿——倒像是把雁北岭清晨的天光、大干渠的清润都揉进了羽片里。阳光照在上面，会泛出细碎的天青色光晕，一会儿像雨后初晴的天空，一会儿又像深潭里的静水，变幻莫测。

三

秋日的雁北岭，藏着丰收的期许与独有的野趣。水库早已关了闸，大干渠的水渐渐退去，露出渠底光滑的卵石与湿润的泥床，渠沟里还留着几汪浅浅的水洼，映着天空的蓝与苇穗的白。两岸的芦苇褪去翠绿，苇叶染上浅黄再渐成褐色，苇穗从青绿变成蓬松雪白的一团，风一吹便掀起白色波浪，簌簌声响与田埂上庄稼成熟的沙沙声交织成丰收的歌。庄稼地里玉米黄、高粱红，沉甸甸的穗子压弯了腰，大人们忙着收秋，歇脚时总念着大干渠那汪活水的好。而我最开心的，是在苇丛里寻野鹤鹑蛋，它们

际的芦苇，也滋养着沿岸万亩农田。这渠，这苇，这田，构成了雁北岭质朴而厚重的底色。

大干渠的水是活的，渠岸由夯土筑成，渠面约莫两三丈宽，每隔一个村的距离就有一道小闸门。春日里，渠水漫过岸边长满的青苔，滋养着芦苇刚冒出头的新芽——那苇芽嫩黄中透着浅绿。那时的我，经常会撸一把苇芽放进嘴里咂吧咂吧，滑溜溜、凉丝丝的还带着点儿酸甜。不过十来天光景，苇芽就褪去嫩黄换上了翠绿的衣裳，一节节拔高，亭亭玉立。我总爱蹲在渠边，细数芦苇抽节的速度，看阳光透过苇叶缝隙，在清可见底的水面投下细碎的光斑随波逐流。偶尔还会捡块小石子打水漂，溅起层层涟漪，惊得水里的蝌蚪、鱼儿四处逃窜，心里满是欢喜。农忙时，管事的便会打开闸门放水，清水顺着支渠潺潺流入田间，唤醒干渴的秧苗；孩子们则在芦苇丛边追跑打闹，捉蝌蚪、与小鱼嬉戏、捡好看的石子，日子在水声与笑声里过得简单又踏实。

那时候，我总光着小脚丫踩在渠边的软泥上，芦苇叶划过小腿，带着丝丝凉凉的痛痒，也不管不顾。翠鸟停在哪丛苇子上，我就顺着渠岸追，不知不觉竟能跑出十里地。它也不怯，总在我快要靠近时，扑棱棱掠过水面，长喙在水中一点，溅起几点碎银似的水花，又落在前方苇秆上，歪着脑袋瞧我，像是故意逗趣。我便停下来，盯着脚瞧它，看它抖落羽毛上的水珠，再次盯着水面，一旦发现猎物，便像箭似地射出去，瞬间叼起小鱼，又落回苇秆上，得意地吞下去，那模样，神气极了！风里飘着芦苇的清香，混着泥土的湿润与渠水的甘冽，还有雁北岭上松针的气息，阳光暖暖地洒在背上，爷爷吆喝吃饭的声音顺着风飘过来，绵长又温柔。

回到看林房，最动听的声响便来了——爷爷那只掉了漆的宝贝话匣子，一开机就传出清亮的“小喇叭开始广播了”，瞬间填满跑累的时光。单田芳的《岳飞传》、刘兰芳的

《隋唐演义》、袁阔成的《七侠五义》……一段段评书听得我热血沸腾又满心牵挂，到紧要处的一声醒木轻敲，再配上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，勾得我心里痒痒的。我常搬个小板凳挨着爷爷坐在灶膛边，吃着刚摘的野果，耳朵却钉在话匣子里。林房外是芦苇荡的轻响与松涛的簌簌声，屋里是评书里的侠义豪情。爷爷总不忘添把松枝，火星子噼啪跳动，映红了他的脸膛。爷孙俩听得都很认真，爷爷还时不时往我手里塞一把嗑好的葫芦籽，香香甜甜的味道混着灶火的暖意，心里格外踏实。评书结束了，我便缠着爷爷讲他年轻时闯关东的故事，听他说关外的风土人情，闯荡的艰辛。尽管那时听不懂其中的人情世故，却总愿意乖乖挨着他静坐，听他把过往娓娓道来——于我是满心的依赖与安稳，于爷爷，却是难得能敞开心扉，那些藏在岁月里的酸甜苦辣，终于有了温柔的落点。

芦苇都裹进白茫茫的雪地里。每当这时，天还没亮，爷爷就会扛起扫帚，踩着厚厚的积雪，为我扫出一条通往学校的路。那路从看林房出发，顺着渠岸，穿过芦苇荡，一直绵延到村头的位置，足足有二里地。我趴在窗台上，看着爷爷弓着背，一步步向前挪动，扫帚划过雪地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，积雪被堆在路的两旁，渐渐堆成了两道雪蟒。我踩着爷爷扫出的路，一步步走向学校，身后是爷爷的目光，身前是白茫茫的雪地、干涸的大干渠与远处覆雪的芦苇丛，心里既踏实又温暖。

灶膛边，手里剥着葫芦籽，掉了漆的话匣子里，“小喇叭开始广播了”的清亮声响，暖得让人不愿醒来。

而今隔着方寸屏幕望见这芦苇，那些藏在风里的旧味道，倏忽间就漫上心头。原来最美的童年从不是圆满无缺，而是那一丛苇、一只鸟、一段光着脚丫追逐的时光。

风物咏

## 海灯

刘洪

4点多时我醒了。窗外，东方微明，曦色暗黄，茫茫的海面，苍白如冰，朦胧如梦。天边，远海，灯火点点，瑟瑟如星，那么密集，又那么似是而非。打眼一看，多得数不清，但是定睛细看，又觉得没那么多了，似乎是被我的目光给融化了一大批。确信不疑的海灯，都是固定的，如航标灯、灯塔、船灯、渔火等。有些灯火，如近岸的地方，则是飘移的，如鬼火，或红，或白，或强，或弱，时而繁密，时而疏离。

每盏游移着的灯火几乎都拖着一条“尾巴”，灯到哪儿，“尾巴”就跟到哪儿。再细看，那些灯火，既横向游移，还忽上忽下，转来转去，亮亮暗暗，隐隐显显。照理说，黎明时的灯火应该是强弩之末，疲倦，暗弱，但是那些多姿变幻的灯火却颇显生动，因为生动，所以温情，透着生机。

随着天光渐渐转亮，又隐约看见灯火中的人形、人影，顿时恍然，那是些赶海的人吧？正在挖蛏子或海肠子吧？我知道，灯是矿灯，箍在赶海人的额头上。手拿挖沙的铁器。身上还穿着臃肿的水衣吧？因为时常要走进齐胸深的冷海里。脚上肯定还穿着厚厚的高靿水靴吧？随着步伐的起落，那水靴霍霍作响，铁器入沙更是响得霍霍，肯定还伴随着霍霍的喘息吧？挖沙时，弯腰，挖完了，起身。挖完了这儿，紧走几步，就亮寻觅，又看中了另一处，挥锹再挖。蛏子多的地方，人就多。挖完了一块地方，人就四散。脚下的沙滩，刚刚出海，肯定很像刚刚蒸熟的小米饭，新鲜，芬芳，油亮。沙细，沙平，沙明，细如米，平如砥，明如镜，倒映着矿灯，影子拖得长长，既像腻人的大尾巴，也如饱蘸彩墨的笔，激情酣畅地绘映着赶海这行当的辛劳特色。

灯群中，我盯上了这么一对儿，一个闪着蓝光，尾巴长长，一个闪着红光，尾巴短短，光度也低，两个总是形影不离，总是蓝的往哪儿移动，红的就往哪儿跟随，有时跟得很紧，有时拉开了一小段距离，但最后总是消除距离，站在一起。而且，蓝光变幻频繁，红的相对文静些，似乎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单纯的陪伴，相伴才有温暖，在这冷风冷水的秋晨，暖意甚至金贵于满满一桶的竹节蛏——他们是一对好哥们吧？也许是一对父子俩？抑或是一对老夫妻？

灯火真好。有了它，遥远变得亲近，模糊变得明了，暗凉变得温馨。既给迈步照着亮儿，也为寻觅确定地儿，还给临窗远观者显示地貌，展示动态，昭示生活的某个隐秘角落，还为诗人，提供亦真亦幻的境界而写出烛照千古的“江船火独明”……

6点半了，海上这灯那灯都已隐去，早就该去休息休息啦。升高的太阳，成了海天间唯一的一盏大海灯，阳光灿黄，无远弗届。浅滩处，推进着层层粼粼的白浪，如同锦瑟五十弦。仍有些恋海的赶海人在白浪间大步地走着，寻觅着，像是奏响琴弦的灵动的音符。白茫茫的海，白茫茫的天，都在做静静的听众，静听美妙多味的琴诉。

四

屈指算来，离开雁北岭已三十余载，可那片土地的气息从未在记忆里淡去。尽管儿时饱尝缺爹没妈的苦，但我从未觉得孤单——雁北岭的风、大干渠的流水、两岸的芦苇、那只总逗着我跑的翠鸟，还有下雪天为我扫出二里上学路的爷爷的背影，早已把岁月填满。

梦里总回到那个小小的看林房：大干渠流水潺潺，芦苇青苍摇曳，翠鸟依旧立在苇秆上歪着脑袋逗趣——后来在课本里学《翠鸟》，老师念着“它长得可真漂亮：头上的羽毛像橄榄色的头巾，绣满了翠绿色的花纹”，我却总想起它那揉进了天光与渠水的羽色，文字哪里能描尽它的灵动？爷爷坐在